

# 李世傑享譽全臺的多面向 佛學譯述與相關翻譯（下）

江燦騰

參、新竹在地佛教學者李世傑

（一九一九—二〇〇三）的崛起及其  
相關譯述概況

## 一、李世傑的傳記及自學佛學過程

李世傑是新竹市北門人，一九一九年生。這年恰當日本殖民統治的第二十四年，是臺灣民衆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前二十年，「武裝抗日」落幕之後的第五年；<sup>1</sup>也是震驚全臺的「西來庵事件」爆發後，<sup>2</sup>臺灣總督府展開首次全臺宗教調查，歷經數年後提出正式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同年。<sup>3</sup>

臺灣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開學）的「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sup>4</sup>也才在臺北市開辦二年餘。第一屆的畢業生，要到隔年才會產生，並影響深遠。

這也意味著，日本現代殖民教育，從語文學習到國

家認同到現代佛學教育，都逐一躍上臺灣現代的歷史舞臺。

而李世傑，在當時出生新竹市，從小隨母親出入在地佛寺齋堂，直到他青年時期，在新竹讀完中學，並開始長期自學。一九四五年，日本結束在臺灣長達五十年之久的殖民統治，而李世傑也已二十六歲了。

李世傑在戰後初期，也就是在他二十七歲之年，透過國際的函授課程，選擇與臺灣佛教界關係特別密切的日本曹洞宗私立駒澤大學，註冊有關西洋哲學、中國哲學、印度哲學的函授課程，持續學習數年之久，奠定他日後有能力閱讀與消化日本現代佛學專業著作的各種哲學或歷史的內容。

一九五三年，李世傑經由朋友的推薦進入臺灣大學，從事圖書館的服務。這一來，他正好可以藉著工作地點與工作性質的雙重便利，大量接觸臺灣大學圖書館內的豐富日文佛學著作。戰後在印度哲學或印度佛教哲學

方面的中文著作編寫，幾乎很少其他學者，在數量與範圍上，能超過李世傑。

他日後回憶說：在臺大圖書館服務時，同事間常戲稱他，是介紹印度哲學到臺灣的第一個人。如：印度奧義書、六派哲學、原始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思想等印度哲學思想，都是在李世傑的個人研究、翻譯論著下，引進臺灣佛教界。

而他最先與戰後臺灣佛教界的接觸，是接受當時的國民大會代表兼佛教界大學派的實質操控者李子寬（一八八二—一九七三），他當時已購下臺北市日本淨土宗留下的名利善導寺，出擔任董事長之外，也在寺內附設「太虛佛教圖書館」。因此，李子寬邀請當時已在臺大圖書館任職的李世傑，到寺內附設「太虛佛教圖書館」兼差。

他主要負責的工作，就是分類編目。鑑於佛學書籍日漸增多，卻未能有一套適用於佛學典籍的分類法可以適用；所以在公餘之暇，李世傑以「太虛佛教圖書館」的館藏為依據，參考各種資料，將所需之類目一一寫下，約一年左右，整理完成一份「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底稿，並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底出版發行。這就是日後臺灣佛教界普遍使用的「佛教圖書分類法」。他在「太虛佛

學圖書館」，還曾編製了書名、著者、期刊論文等多套卡片目錄，因乏人管理，現在已不知去向。而當時，他也在兼差三年後，就終止雙方的委任關係了。

李世傑專任臺大圖書館的工作，長達二十五年，一九七八年退休，才六十歲。但，作為戰後臺灣新竹本土著名佛教學者「李世傑」，從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至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是長期活躍於臺灣許多佛教學院中，幾乎所有佛學課程都教的著名佛學教師。他更是臺灣佛教界長老淨心法師（一九二九），倚重最久的重量級佛學教書。二〇〇三年，李世傑年老病逝，享年八十四歲。

## 二、李世傑的相關佛學著作目錄

### 甲、編寫類：

1. 《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卷）：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思想史》，臺北：臺灣佛教月刊社，一九六四年。
2. 《奧義書哲學》，臺北：臺灣佛教月刊社，一九六五年。
3. 《印度奧義書哲學概要》，臺北：慈航佛學院，一九六五年。
4. 《印度部派佛教哲學史》，臺北：臺灣佛教月刊社

，一九六七年。

5. 《印度六派哲學綱要》，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六九年。

6. 《因明學概論》，臺北：中國佛教學院，一九七〇年。

7. 《原始佛教哲學史：印度佛教哲學史》臺北：慈航佛學院，一九七一年。

8. 《中國佛教哲學概論》，臺北縣：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一九七三年。

9. 《俱舍學綱要》，臺北縣：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一九七七年。

10. 《華嚴佛教哲學要義》，臺北：佛教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11. 《印度佛教哲學史》，臺北縣：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一九七九年。

12. 《印度大乘佛教哲學史》臺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13. 《杜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
14. 《吉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

15. 《天臺哲學原理》，載《華岡佛學學報》第四期。臺北：中華佛教學術研究所，一九八〇年。頁

一六七—一八六。

#### 乙、翻譯類：

1. 木村泰賢著，巴壺天、李世傑譯，《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臺北：協志工業叢書，一九五八年。

2. 宇井伯壽著，李世傑譯，《中國佛教史》，臺北：協志工業叢書，一九七〇年。

3. 鈴木大拙著，李世傑譯，《佛教禪學入門》，臺北：協志工業叢書，一九七〇年。

4. 川田雄太郎等著、李世傑譯，《華嚴思想》，臺北：法爾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5. 高崎直道等著、李世傑譯，《唯識思想》，收入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六十七，臺北：華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6. 高崎直道等著、李世傑譯，《如來藏思想》，收入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六十八，臺北：華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7. 山雄一等著，李世傑譯，《中觀思想》，收入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六十三，臺北：華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8. 藤田宏達著，李世傑譯，《印度的淨土思想》，《佛教思想：在中國地展開》第二卷，臺北：幼獅文

化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一—三十。

9. 金岡秀友著，李世傑譯，〈中國的密教思想〉，《佛教思想：在中國地展開》第二卷，臺北：幼獅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八十八—九十八。

### 三、有關李世傑佛教學術著作的特色及其佛學成就

#### 1. 相關特色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知道：李世傑是出生在新竹市，日治時代讀到中學畢業。戰後一九五三年，有人介紹他到臺大圖書館服務，直到退休。他利用工作的地利之便，又能閱讀日文佛學著作，所以他是戰後日文佛學資料，編成大量佛教哲學著作的一位。不過，他中文表達能力不佳，所以著作都由他人幫忙修改，才能流暢可讀。而他翻譯日文佛學著作多種，很具參考價值。

只是，他過去很少被詳細研究，<sup>6</sup>在評論他時，也非常空泛簡單。<sup>7</sup>直到他在七十七歲那年，接受一位來自嘉義縣竹崎鄉著名香光寺的比丘尼釋自衍的採訪，並由黃惠珍整理後，以〈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的文章標題，發表在《佛教圖書館館刊》上，<sup>8</sup>我們才可以根據他本人的口述資料，來進一步理解他。我此處摘錄幾段相關重點，作為我們後面討

論與批評基礎。在該文一開頭，就說：

提到「李世傑」三個字，臺灣地區的佛教學術界，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為他的撰著如《印度哲學思想史》、《印度部派佛教史》，擴展了學子們學術領域視野，不再侷限於中國佛教的範疇；更透過他的譯著，讓我們領略到日本學術界如高楠順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五）、木村泰賢（一八八一—一九三〇）等的研究風格。這些事蹟歷歷鮮明烙印在佛學者的心目中。再從佛教圖書館界來說，那更是親切。因為多年來臺灣地區很多佛教圖書館一直使用他編訂的「佛教圖書分類法」作為圖書分類的依據。

但是近些年來，我們很少聽到這位長者的訊息，大家幾乎忘掉這位老人家了。<sup>9</sup>

在提到李世傑致力於佛學的研究問題時，則提到：

在佛學研究方面：李居士認為最有趣的是佛教思想的研究，其次是史學、哲學方面。他認為作學術研究者，倘若沒有史料的依據，那麼思想研究必然掉入玄談。所以，史料是檢擇思想的利器，無論中外學者都是如此

。也因為這個原因，思想必需配合歷史進程才有基礎，也才信實可徵。<sup>10</sup>

## 2. 相關成就

至於為何會去教佛學呢？李世傑地本人回答是：

由於當時佛學師資缺乏，而自己在史學、哲學、佛學有點心得。因此當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前身）開立佛學課程時，就有人來找我授課。

（中略）此後他也在五、六所佛學院兼課。約莫八年前（一九八六年）礙於體力關係，逐漸中止佛學院的授課，而淨覺佛研所的教學也在五年前停止。

（中略）曾經在佛學院開過的課程差不多有十幾門課。但他認為以俱舍、唯識、大乘起信論、因明學、華嚴要義、三論玄義等課程，算是比較有特色。<sup>11</sup>

對於他的佛學著作，他在採訪時，所作的回答如下

最早的著作是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六〇年之間出版的《中國佛教哲學概論》，此書是將他自己所學及參考文獻整理發表，該書的出

最後，在提到所最景仰的佛教人物，並影響他一生的，有如下這幾位：

版對佛學、思想都有很大的啟發。在著作歷程上早期多為創作，約有五、六冊；晚期則多為翻譯性作品，約有十多冊。問及最得意的著作是《印度大乘佛教哲學史》。較遺憾的是《印度哲學史》之第一冊約二十一萬字，內容含奧義書、原始佛教史，卻因經費因素而無法再版付梓，僅以講義稿之形式存在。<sup>12</sup>

對他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在日本方面有高楠順次郎（一九六八—一九四五）、木村泰賢、鈴木大拙等。因為他們研究佛學的態度及思想觀念開拓了他研究的領域。在中國方面：太虛大師（一八九〇—一九四七）思想的圓融成熟、印順法師（一九〇六—二〇〇五）中觀空的思想，都是他學習過程中的典範。<sup>13</sup>

## 肆、結論：我們如何來評價李世傑上 述現代佛學譯述呢？

根據以上所有的討論之後，如今我們究竟如何來批



評李世傑的現代佛教學術著作呢？以下，我們將分為四個層面來總結：

第一、李世傑的一生，所編譯的所翻譯的，主要是來自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才出現的相關著名佛教學者的各類佛學著作；而且，他長期在臺灣各佛學院教書，所以就他所傳播的佛學資訊內容來說，的確是影響巨大的歷史事實。因此，他過去名氣很大，其程度到了全臺佛學院的僧眾與教師，都知道「李世傑」這個名字，與來自新竹市的重要佛教學者或佛學教師。

第二、李世傑的日文佛學著作的解讀，是相當精準的。所以，翻譯的日本佛學著作，縱使中文不是太流暢，也是很可信賴的。因此，他翻譯的日文佛學名著，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被臺灣現代佛教學者所參考或引用。

第三、李世傑所自寫的佛學著作，不管過去如何被推崇，現在都完全過時。理由有三：甲、他號稱自己寫的書，內容都不是他的自己研究所得，而是根據所閱讀多本日本佛學著作內容編譯而來的。乙、書的內容，有列參考書目，可是沒有任何引述的來源註解，所以只能當教材講義，不能當學術著作來看。丙、當臺灣出現比他的著作更有優秀的佛學著作時，他所自寫的佛學著作

，就注定會被取代。

而戰後有三個里程碑，都是李世傑著作水準，無法相比的：A.是一九六一年審理（日後還俗的林傳芳）所編撰的《佛學概論》（臺中：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B.是一九六七年印順所撰的《說一切有部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新竹：印順）。C.是一九七八年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從刊》（臺北：大乘佛教文化出版社）。特別是後者，李世傑編著佛學著作，可納入的有用章節，幾乎都被張曼濤挑選後全納入了。因此，他的著作現在可能還會被參考的，就是後者這些多半過時的資料了。

第四、最嚴重的致命傷是，李世傑的著作，沒有學術史的問題意識與現代佛學研究的創新概念。他是最典型的學術「拿來主義者」，是有效的日本佛學資訊的利用者與批發商。

所以，他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就是教過的佛學院學生，多半不具備現在佛學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學術史的相關概念，只知道佛教義理有哪些？而不知道進一步去探索當中的知識論所要探索的為何是這樣？

因此，綜合以上四點來看，他的確堪稱是一位出身新竹市，並在戰後臺灣佛學界相當有名的「過渡形階段的佛教學者與教師」、以及迄今仍很重要的日本佛學名

著翻譯家。

（全文完）

## 註釋：

1. 王育德在《苦悶的臺灣》（臺北：鄭南榕，一九七九），將武裝抗日分為三期。第三期從一九〇七年起至一九一五年，即「西來庵事件」是最後一次。而之前的一次，是一九一三年的羅福星事件。

2. 日治初期，在「西來庵事件」爆發之前，臺灣民眾對日本殖民統治當局激烈地武裝反抗運動，雖自領臺以來一再發生，但幾不曾有藉宗教組織、或宗教理由為起事的號召者。因此對於臺灣宗教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日本的在臺殖民統治當局，基於維持統治的穩定考慮上，其實大多將其定位為屬於民俗改革或傳統文化化的現代傳播，所以在施政的優先順位上，如何處理傳統臺灣宗教和民俗信仰的問題，始終是居輔助性的角色，而非以其為主要的施政考量對象。然而，「西來庵事件」的突然爆發，既是發生於臺灣民眾的武裝抗日運動已漸趨消沈之際，卻又是不折不扣的與宗教團體結合的大規模臺灣民變，這一事實無疑是對日治在臺當局無疑已構成治安上的一大威脅，必須及時有所因應以避免類似事件的再度爆發或一再重演同樣激

烈的官民衝突。

3. 日本統治初期，所進行的舊慣調查依岡松參太郎，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

臺灣私法》，第一卷（臺中：省文獻會，一九九〇）的〈敘言〉所說，從一九〇〇年二月開始，到一九〇三年三月完成。原書，頁一。所以大規模的宗教調查報告，是繼此而進行的。當時負責督導此次宗教調查事務的人，是日後擔任社寺課長的丸井圭治郎。丸井圭治郎原為臺灣總督府囑託的調查主事者。見同氏著，《舊慣に依ける臺灣宗教概要》（臺北：一九二五——一二）〈序〉。大正八年，丸井由臺灣總督府編修官兼翻譯官轉任地方部社寺課長，大正九年再移任為內務局社寺課長。承慧嚴博士指正，特此誌謝。他從一九一五年開始督導。一九一九年三月，他依據多年來調查完成的資料，撰《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

4. 日本曹洞宗在臺創立的「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是臺灣佛教史上第一所正式的佛教學校。根據村上專精（一八五一—一九二九）在《日本佛教本史綱》的說法，日本本土自宗制、寺法於一八八四年規定後，各宗都劃分區域，辦理學校，其中曹洞宗除有「大學林

「外，以「中學林」設三十個為最多。但「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則是曹洞宗「臺北別院」第七任（一九一三～一九二〇）佈教總監大石堅童，在任內極力促成者。大石堅童在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一年，已擔任過同一職務，是為第五任總監，與江善慧結緣甚深。因此「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辦，他自任「林長」而委由江善慧任「學監」。但，「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辦，其最重要的功能是，臺灣本土佛教僧侶從此「似乎」有了較正規的現代養成教育之所在，亦即藉此中學教育的知識培養，往後的下一個階段，所謂高水準的宗教師或宗教學者，才有陸續出現的可能。此因之前臺灣僧侶的社會地位甚低，學養嚴重不足，常遭來臺的日僧和日本官員的鄙視。而其中能通日語者，極為罕見，更不用說有進中學就讀的機會了。故事實上，若未經歷中學階段的正規教育，縱使有機會到日本國內深造，也不可能越級進入正規的大學就讀，更不用說再入研究所攻讀高等學位了。為了進一步了解其在臺灣中學教育史上的地位，底下所列出的是迄一九二二年，「由於『臺灣教育令』改正各中等學校實施『共學』制度」，導致臨濟宗的「鎮南學林」被併入「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為止，全

臺相關中學設置名稱、年代及法令的列表資料：

中等校名稱	創立年代
1. 私立臺南基督長老教會中學	日治以前
2. 私立臺南基督長老教女學校	日治以前
3. 私立淡水中學（長老教會）	1914年
4. 公立臺中中學校	1915年
5. 私立鎮南學校（臨濟宗）	1916年
6. 私立靜修女學校（天主教）	1917年
7. 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曹洞宗）	1917年
8. 私立臺灣工商學校（東洋協會）	1917年
9. 私立臺南商業學院（淨土宗）	1918年
10. 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1919年
11. 公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1919年
12. 公立臺北第二中學校	1922年
13. 公立臺南第二中學校	1922年
14. 私立淡水女子學院（長老教會）	1922年
15. 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改制）	1922年
16. 私立苗栗中學園（真宗苗栗佈教所）	1923年

說明：(1)佛教界專為臺灣人子弟而辦的中學，最早是一九一三年三月提出的「私立臺灣真宗中學校」，但未辦成。(2)臨濟宗辦的「私立鎮南學校」初辦於一九一六年，但非中學，一九一七年才改中學課程；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才獲「公稱」，可是至一九二二年，即被裁撤、併入「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3)因「臺灣教育



令」是一九一九年頒佈，故從此年開始，臺灣民眾子弟才能進公立的各工、商、農中學校。特別是公立女子中學對臺灣女子教育開闢了新途徑。並且，一般「公學校」的六年制義務教育，也確立下來。(4)「臺灣教育令」頒佈後，新增臺灣學生須定期朝禮臺灣神社的條款。(5)一九二二年，「臺灣教育令」修訂，各中學開始施行共學制度。但培養有關僧侶的教育，亦被禁止在正式體制內的學校中實施。(資料來源：《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芝原玄超，一九三五)，頁三〇二—三〇三)。從以上的資料來看，「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辦，除西洋教會學校所辦的中學之外，僅次於臺人首創的「臺中中學校」，但早於「臺灣教育令」頒佈之前二年。換言之，幸好是處於過渡的階段，才能允許此種培養佛教人才的私立中學存在，否則就必須在體制外的道場培訓或到大學去就讀佛教學科了。

5. 釋自衍，黃惠珍，〈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載《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一卷(嘉義：香光尼眾圖書館，一九九五年三月)，頁二十。此文承蒙侯坤宏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6. 王興國，〈臺灣佛教著名居士傳〉(臺中縣：太平慈光寺，二〇〇七年)

7. 如藍吉富、于凌波

8. 釋自衍，黃惠珍，〈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載《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一卷(嘉義：香光尼眾圖書館，一九九五年三月)，頁二十一—二十二。此文承蒙侯坤宏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9. 釋自衍，黃惠珍，〈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載《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一卷，頁二十一—二十二。

10. 釋自衍，黃惠珍，〈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載《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一卷，頁二十一—二十二。

11. 釋自衍，黃惠珍，〈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載《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一卷，頁二十一—二十二。

12. 釋自衍，黃惠珍，〈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載《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一卷，頁二十一—二十二。

13. 釋自衍，黃惠珍，〈臺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載《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一卷，頁二十二。